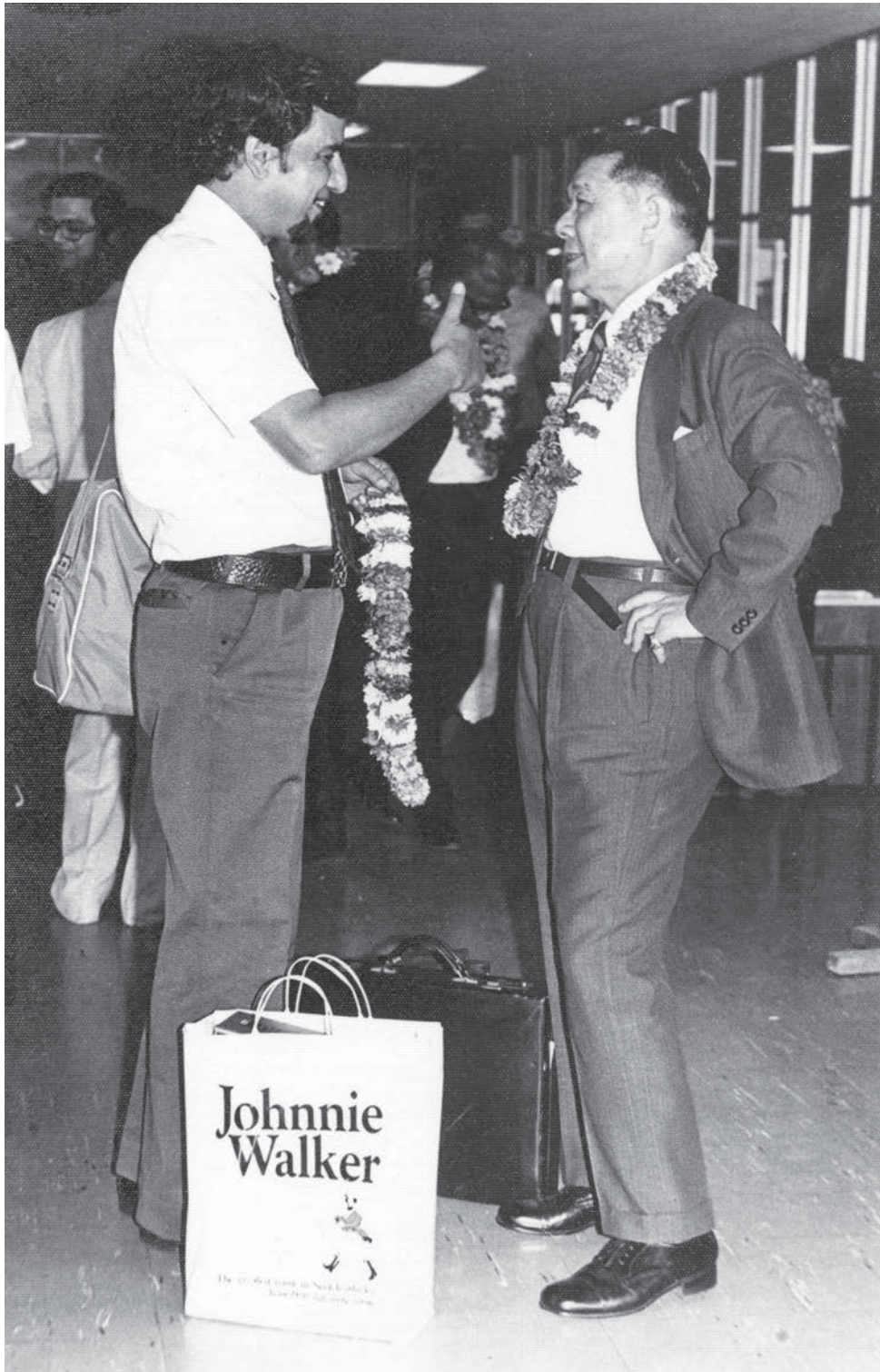




專訪與報導

媒體採訪與報導

- 101 〈孫雲燾教授談台大藥學系〉
- 103 〈孫雲燾建議教育部醫委會速訂藥學內容提高水準〉
- 104 〈臺灣藥學界先驅－孫雲燾〉
- 105 〈孫雲燾教授建議藥界人士多參加國際會議增廣見識〉
- 107 〈主辦亞洲藥學會煞費苦心，孫雲燾博士娓娓道出甘苦談〉
- 108 〈藥管法修法應以國民健康為前題
張世憲籲勿演變成利益團體競爭〉
- 109 〈立法院召開藥管法修正案聽證會
孫雲燾、張世憲等專家應邀與會〉
- 112 〈一代名醫陸仲安曾為國父治病嗎？
孫雲燾當年訪胡適 談代為引介的第一手史實〉
- 114 〈感念孫雲燾春風化雨半世紀 台大特舉辦一年個人展示會〉
- 115 〈台大藥學館成 "動產" 為臺灣醫藥發展做見證〉
- 116 〈醫療透視鏡 從小方格 看藥盒子的藝術〉
- 118 〈懷念臺灣藥學巨擘 孫雲燾〉

孫雲燾教授談台大藥學系

李青泰

本系的教學目的，在使學生具備藥學上的各項知識，以從事藥品的製造、檢驗（包括藥品、食物、化粧品以及毒物的檢驗等）和調劑等工作。同學們畢業後，有些人到藥廠、醫院、開業藥房、檢驗機構以及教學研究機關服務，有些人做綜合性藥學工作，又有些人則致力於生藥學、藥物化學、藥劑學、藥理學等學科的研討。最近本系教員同仁對於許多藥用植物之有效成分，如生物鹼、苷質、毒性蛋白質以及天然黃酮體與其合成衍生物等各方面的研究，均有相當的發展與成就。

本系自創立迄今，一直均維持四年制的教學制度，但是美國自1960年起藥學院（College of pharmacy）已改為五年制。從教學年限來說，雖比本系多了一年，但是實質上並沒有多大距離。這是因為他們已往比較注重於開業藥師的訓練（如此只像專科教育而非大學教育），為了達到大學教育的目的，必須加強各種基礎學科的教學，因此只得延長修業年限；此外，他們的寒假均較長，且每星期只上五天課，教學時間較短，故須改為五年，方能將所有的學分教畢。

本系課程的安排，若與美國相較，並不因四年而有所短少。上次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藥學院的院長Dr. E. E. Leuallen曾來台三個月，擔任本系顧問，他認為本系的課程比美國的重，但甚為完善，可是因此使學生感到課程負擔稍形繁重，沒有較多時間看參考書籍。目前本系為配合國情，暫不擬改變此種四年制。

本系的課程是：在一二年級時，必須修習基礎學科，如數學、各科化學及生物科學等科目；三年級起才修讀真正的藥學課程。於三年級的暑假，必須在各藥廠、醫院、衛生機構去實習三個月。

目前本系已有七屆畢業生，共二百五十多人，其中有五十多人出國進修，其他大部分同學都到藥廠或檢驗機構服務，開業的同學所佔的比例並不多。

近來本系已有教員多人出國進修，回國後對本系的教學和研究將有較大的幫助；另一方面也希望出國進修的同學，將來學

成後能返校服務。如此，師資陣容可望加強。

最近本系對製藥實驗室（設於中山南路五號內）計劃繼續擴大，增添一部份製劑、錠劑製造的器械，使在講授製藥工業方面課程時，能夠有較好的實驗環境和設備。（採訪台大藥學系主任孫雲燾教授。本文標題由編輯委員會訂定。青杏第18期，民國53年。）

孫雲燾建議教育部醫委會 速訂藥學內容提高水準

台大藥學系教授孫雲燾向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建議，以一年的時間，從速訂定藥學課程內容，以便各藥學校能有所遵循，切實教學，加強效率，並提高藥學水準。

孫雲燾說，近年來各級藥學校畢業生參加考選部藥劑師及藥劑生檢覈考試的合格率很低，大多在百分之四十以下，這種情形顯示教學效率很差，應從加強教學，充實課程內容並改進教學方法著手，以提高藥學教育水準。

他指正，按目前教育部公佈的大學院系藥學課程科目中，只規定必修科目名稱及學分，各校雖依照教育部規定科目表授課，但實際上教學內容參差不齊，實驗內容也不充實，加上教學方法不好，以致學生忽視基本學術的研習，往往捨本逐末，競相複習考題，以應付檢覈考試，結果畢業生的學識水準趨於低落，而參加檢覈考試也多不能及格，且有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降格參加藥劑生考試，這種情形應謀改善。

孫雲燾教授建議邀請若干資深任課教師擬訂各種科目課程內容草案，然後就每一科目草案再詳加商討以作最後決定，全部工作可依緩急分三期進行。

1. 第一期科目，限於一般重要科目，包括藥劑師及藥劑生檢覈考試的規定科目，如生藥學、藥物化學、藥劑學、藥品鑑定、藥理學、調劑學及藥事法規等。

2. 第二期科目是一般專門科目，包括生理學、解剖學、生物化學、物理化學、微生物學、毒物學、食品分析、藥學導論、藥效藥劑學、臨床藥學及治療學、中藥概論。

3. 第三期科目限一般基本科目，包括物理學、普通化學、有機化學、分析化學、生物學（包含藥用植物學）等。（醫藥新聞，第1499期，民國67年6月5日）

台灣藥學界先驅－孫雲燾

三十年前，台灣藥學界猶是一片荒蕪待墾之地，在設備人力資源皆不全的情境下，孫雲燾教授戮力奔走，排除萬難，毅然創立了台大藥學系，為藥學界作育了無數尖兵，如今適逢台大藥學系而立之年，眼見手植的幼苗日益茁長碩壯，孫教授暖融融的情懷溢於言外。

孫雲燾教授早年畢業於上海中法大學藥科，曾留學法國四年，此後隨政府播遷來台，深感台灣光復後並無藥學教育的設置，而藥學教育不可就此中斷，乃於中國藥學會理事長任內，積極聯合藥學界共同請求台大設置藥學系。台大藥學系遂於四十二年正式核准設立，而後高雄醫學院、國防醫學院、台北醫學院及中國醫藥學院亦相繼設立藥學系。因此孫教授稱得上是台灣藥學教育的拓荒者。

台大藥學系將於今年成立博士班，繼續為藥學界培育英才，孫教授表示，台大藥學系以往之課程均著重於大學基礎教育，今後將朝充實設備、配合藥業動態及工商方面發展，並加強研究所教育。

孫教授三十年的教學生涯中，有二十年擔任系主任職務，放眼當今藥學界的青年才俊，大多曾授業於其門下，現任衛生署藥政處副處長黃文鴻、藥政處科長蕭美玲皆為台大藥學系之翹楚，他們不但盛讚孫教授學識淵博，對其治學精神與處事之道更是極力推崇，咸道是位令人敬仰的長者。

歲月不居，這位藥學界的拓荒者已然屆退休之齡，但是孫教授表示，他將退而不休，繼續在台大兼課，為藥學界恪進棉薄之力，藥學界可謂人才濟濟，如果人人皆懷此鞠躬盡瘁之心，相信藥學界的遠景將是光明璀璨的。（醫藥新聞，第1783期，民國72年8月1日。）

孫雲燾教授建議藥界人士 多參加國際會議增廣見識

第四十三屆國際藥學會議已於九月十日在瑞士蒙妥落幕，而此行的斬獲，無疑是豐碩的，無論在藥政管理、製藥工業的研究發展的方面，均有值得我國借鏡檢討之處。

提起此次會議中備受禮遇的情景，代表我國赴會的中國藥學會理事長孫雲燾教授，愈發掩不住雀躍之情，他說由於他與大會主席Bedat私交甚篤，在理事會中逕以「中國」代表身分出席，其風度獲得與會人的欣賞與讚揚。

此次會中計發表了三十四篇專題演說與二八一篇論文，其中包括抗癌、免疫、抗生素以及心臟血管藥品的研究心得，大會並分成九個小組進行討論與參觀活動，同時由各小組推舉委員，組織委員會，負責會後的聯繫。

孫教授指出本屆專題討論與研討會，均較以往精彩而有許多創新的見識，可惜歷年來總由他單刀赴會，今年雖然增加了陳瑞龍、鍾柄泓、黃文鴻三名成員，唯仍嫌不足。他希望國內藥學界應設法鼓勵藥師人才多多參與這類國際性會議，如此必可吸取更多的專業新知，提昇國內藥學領域，進而促進國際學術交流。

會後，我代表團應邀參觀瑞士、西德、比利時等國藥的製藥工業、藥師制度、醫院藥房。對於歐洲國家嚴格執行醫藥分業的情形，孫教授最為稱道。尤其對比利時的藥政管理與藥廠的研究精神，更是讚不絕口。他說比利時的藥學會組織相當完善，涵蓋其他國家的藥師公會與藥學會於一身，他們擁有自己的檢驗設備（規模設備均在水準之上），為會員服務，而將酌收的檢驗費用，作為擴充檢驗設備基金及從事藥學研究工作，這點在世界藥學可稱為空前的創舉。

比利時的藥價是由政府統一核訂，藥價設有上、下限，而由公會與經濟部、衛生部隨物價指數調整，一年可調整兩次。比利時的藥廠雖然小，但大多實施GMP，同時內銷藥廠僅占五％～十％，大多致力於外銷，所以從事新藥研究發展入國際市場，為歐洲藥廠之一大特色，這種奮發圖強的精神實在可佩。

孫教授特別強調，比國政府固然十分重視與嚴格執行藥政的各項制度，然而業者本身的要求往往更甚於政府的標準，這種自動自發，自我期許致力提昇藥品品質的精神，也就是比利時所以能在國際藥品市場獨樹一格的最大本錢。（醫藥新聞，第1793期，民國72年10月10日。）

主辦亞洲藥學會煞費苦心 孫雲燾博士娓娓道出甘苦談

第十屆亞洲藥學會議籌備會主任委員孫雲燾博士九日接受本刊記者訪問時，道出了爭取及籌備此次亞洲藥學會議的一段艱辛經過。

孫博士說，亞洲藥學會議每隔兩年在會員國輪流舉行，自一九六四年創會以來，亞洲藥學會議已先後在亞洲各大城市舉行過九次。我國在民國六十三年也曾接辦過第五屆的亞洲藥學會議，由於辦理成功，深獲與會各國代表的好評。

由於今年適逢亞洲藥學協會成立二十週年，所以前年亞洲藥學會議在韓國漢城舉行時，就有許多國家意欲爭取第十屆亞學會議的主辦權。當時孫博士為了使國際藥學人士瞭解我國繁榮及藥業進步的情況，也極力爭取本屆藥學會議在台北舉行。由於我國在第五屆藥學會議中辦理成功的事實，使得我國在爭取主辦國的投票會議中，獲得了大多數會員國的支持，以十九票對六票擊敗了澳洲，而順利取得了這次亞洲藥學會議的主辦權。

他表示，國內為了辦好此次的亞洲藥學會議，早在一年前就由中國藥學會中國藥師全聯會、台灣省、台北市及高雄市的藥師公會共同組成籌備委員會，費了龐大的人力和財力積極地策劃，行政院亦撥了一百八十萬元的經費來補助這次會議。除了由孫博士任籌備會主任委員外，並由衛生署藥政處長林明道先生任副主任委員及秘書長，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范祥安先生任副主任委員兼財務委員會主席，陳寬墀先生和陳瑞龍先生擔任副秘書長，黃文鴻先生擔任秘書組組長、鍾旺益先生任展覽組組長、廖俊亨先生任總務組組長、李成興先生擔任公關組組長，極力地辦好此次會議，務期使國內外會員在參加此次會議時皆能有不虛此行之感。

孫博士指出，這次國內藥界不惜人力、物力籌備此項會議，不僅是希望能對國內製藥業能有所幫助，而且是希望能藉著這次會議促進國際藥界人士對我國繁榮及進步的認識，以達到國際藥學科技知識交流，促進我國藥學事業發展，及增進國民外交的目的。（醫藥新聞，第1859期，民國73年11月19日。）

藥管法修法應以國民健康為前題 張世憲籲勿演變成利益團體競爭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理事長張世憲強調，藥物藥商管理法應基於國民健康和醫藥專業性為前題，不應將該法的修正成為利益團體的競爭。

張理事長是於日前召開的「研商藥管法修正草案招待會」中，作以上的表示，會中並邀請孫雲燾等藥學專家出席，專家及公會會員百餘人與會。

張理事長說，據統計國民購買或調配西藥時，百分之四八·三九由完全未受藥學教育的藥商直接配合販賣，另百分之廿六是由未受藥學教育或僅受補校、高職教育之藥劑生提供服務，而民眾購置或調劑中藥有百分之九三·六由師徒相授之人員處理。另，據國外統計疾病的產生有百分之廿八由使用藥物不良副作用所引起，包括用法、用量之錯誤，藥理作用、藥物過敏反應，濫用及誤用藥物，由於製劑之不純，處方與調劑之錯誤等，因而需要專業性的藥師來處置，以保障國民健康。

亞洲藥學會副會長孫雲燾在會中表示，一、藥物藥商管理法名稱不恰當，因對象為藥品醫療器材，且「藥商」兩字給人有藥師（生）僅是生意人欠乏專業性，建議改藥品醫療器材管理法或藥師法。二、新藥定義不完整，應加入劑型項目。三、中華藥典應增列藥品查驗、登記等項目，以為依據。

中興大學法研所所長楊宗森指出多年來社會各方皆有顯著進步，在國民健康的保障方面卻相當欠缺，建議政府應對藥品調劑、販賣加強管理。此外，不論藥師、藥劑生皆應提昇素質。

高雄醫學院林俊清指出目前大眾對藥師角色的不明確，得不到眾人支持，以致未能發揮功能。台北醫學院徐鳳麟則表示，與其和藥劑生、中藥商等為爭執重點，不如以何種專業人員從事何種工作為由。藥師、藥劑生、中藥商，藥學教育層次不同，故職業上應有所分。

此外，國防醫學院劉剛劍、中國藥學院郭盛助、國防醫學院譚延輝，則分別以中藥之管理、用藥不當之傷害、及國外藥師狀況加以說明。（醫藥新聞，第2004期，民國76年6月22日。）

立法院召開藥管法修正案聽證會 孫雲燾、張世憲等專家應邀與會

藥管法改藥事法較恰當 藥品新劑型應視為新藥

（一）「藥物藥商管理法」名稱應修正為「藥品醫療器材管理法」或「藥事法」較為確當。

理由：依管理法第四條：本法所稱藥物係指藥品及醫療器材。

依管理法第十四條：本法所稱藥商，係指左列各款規定之業者：

- 一、藥品或醫療器材販賣業者。
- 二、藥品或醫療器材製造業者。

現法規名稱為「藥物藥商管理法」，「藥物」易使人誤以為僅係「藥品」，不包括醫療器材。再「藥商」定義僅限於藥品或醫療器材販賣業者及製造業者，是以「藥商」名詞，易使人誤解一切藥學工作係屬商業行為而非高科技之技術工作，且藥師從事藥品之製造、檢驗、調劑、管理及研究等自不應列為「藥商」

英國公布「藥事法」為藥品、食物、化粧品之管理法。美國公布「藥品、食物、化粧品法」可資參考。故建議將「藥物藥商管理法」修正為「藥品醫療器材管理法」較為明確。或改稱「藥事法」，俾將來亦可將食物及化粧品管理法包括在內，一併管理。

（二）關於新藥之定義，第七條：本法所稱新藥，係指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審查認定屬新成分、新療效複方或新使用途徑製劑之藥品。

應修正為：本法所稱新藥，係指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審查認定屬新成分、新療效複方、新劑型、或新使用途徑製劑之藥品。

理由：藥品之新劑型，如原核定為錠劑改為注射劑，其療效及毒性有所改變，亦應列為新藥，從嚴審核。英、美等國藥事法規均規定新劑型亦屬新藥。

緣美國藥品食物總署前已核准胺苯磺醯胺錠，於一九三五年又核准胺苯磺醯胺酞劑應世，不意竟造成一百數十名兒童中毒死亡事件，故美國國會立即通過法案將藥品之新劑型亦列為新藥。

（三）第二十八條：西藥販賣業者之藥品及其買賣，應由專任藥師馳店管理。但不售賣管制藥品者，得由專任藥劑生代之。

原條文第廿四條：但不售賣麻醉藥品或不零售毒劇藥品者，得由專任藥劑生代之。

將原條文廿四條中之「麻醉藥品」改為「管制藥品」，極為合理。管理法第十一條已列明管制藥品之定義及範圍，實際上係包括麻醉藥品及世界衛生組織公布之所謂「紅中」「白板」「青花」及其他迷幻藥、安眠藥等妨害社會秩序之毒劇藥品，約在十種左右，其範圍並不廣泛。

（四）第十一條：

- 一、使用後會產生習慣性、依賴性之依藥性製劑及其原料藥。
- 二、其他認為有加強管理之必要之毒劇原料藥。

應修正為：

- 一、使用後能產生習慣性、依賴性之藥品。
- 二、其他認為有加強管理必要之藥品。

說明：因「藥品」包括原料藥及製劑。

（五）中華藥典規定醫療用藥範圍，劑量、藥品之品質與規格標準，檢驗方法等，由政府明令公布，為藥品製造，檢驗、查驗登記及管理上之唯一依據，具有法律上之約束力，可謂係藥學方面極重要之法典；但在管理法中，對於中華藥典之編修事宜並未列入條文規定，實為一項嚴重缺失。

建議在第四章藥物之查驗登記一章中加列專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應聘請醫藥專家學者組織中華藥典編修（常設）委員會負責中華藥典編修事宜，每五年至十年修訂中華藥典一次，以期具備最新標準與規範，以適應時代需要。

(六) 藥事人員現有藥師及藥劑生二種，藥師負責一切藥事業務及責任，藥劑生則為藥師助理。藥師受藥學專科以上教育且有獲得碩士、博士學位者，而藥劑生係藥劑職業學校出身。教育程度頗有差異。目前歐、美、日本等先進國家為提高藥事服務品質，均已無藥劑生存在。目前我國兩所藥劑職業學校均已停辦。考選部已決定至七十六年十二月底即停止受理藥劑生檢覈考試報名，就考選部醫事人員檢覈考試而言，藥師計有五種（共七科目），藥劑生則僅考四種（共六科目），而同一科目，為藥物化學，一係高中程度（藥劑生），一為大專程度（藥師），相差甚多。今日藥學發展迅速，用藥以保護病人安全為第一要義。故藥學專業，應以藥師負擔全責，藥劑生助理協助為宜。藥師與藥劑生之間應無權利爭議。蓋時代在進步中，為求安全用藥，過去藥事制度有未盡合理者，應力求改進，以造福社會、國家。（醫藥新聞，第2005期，民國76年6月29日。）

一代名醫陸仲安曾為國父治病嗎？

孫雲燾當年訪胡適 談代為引介的第一手史實

國父孫中山先生當年病篤時，到底有沒有請當代名醫陸仲安治病？坊間一向流傳：「孫中山先生病重時，曾由胡適之介紹陸仲安為孫先生治病，孫先生服了陸仲安中藥方，卻未見效」的說法。時值胡適之先生百齡紀念，我們特別訪問曾在民國四十二年，親訪胡適之這一段安排國父見陸仲安就醫經過的孫雲燾。孫雲燾是國內藥學界前輩，台大藥學系創辦人，現任中華民國藥學會名譽理事長。他談起這段不為人知的史實時，還特別強調：「當年胡先生告訴我：這可是第一手資料喔！因為還沒有人親口問過我這個問題。」

孫雲燾敘述，民國四十二年他赴美考察藥學教育，在紐約時，胡適之正好也卸下駐美大使職務，就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Guest）東方圖書館教授級專員。由於孫雲燾大哥係知名地質學專家，當時任北大教授，與曾任北大校長的胡適熟識。孫雲燾即以兄長關係，訪問胡氏夫婦，並乘便請問他有關當年胡適介紹陸仲安替國父治病的經過。

胡適之告訴孫雲燾：「這可是第一手資料！還沒有人向我問過這個問題呢！」

根據胡適當年的敘述，孫中山在民國十三年五月間曾因頭痛和眼部微血管破裂而就醫。十一月間，赴北平會商和平統一事宜時病發，而住進協和醫院，由院長劉瑞恆博士（後來曾出任國民政府第二任衛生部長）主治，發現國父罹患末期肝癌，已無法開刀。因而將國父移至北平外交家顧維鈞宅第養病。當時，國父家屬孫夫人及國民黨重要幹部十分憂慮，都力主邀請當代名醫陸仲安前來診治，看看中醫是否能起死回生。不過，習醫出身的國父並沒有採納這個建議。國父身邊的人想起北大名教授胡適之，與陸仲安熟識，又係一時才俊，由他推薦陸醫師，國父可能會接受，因而請胡先生向國父勸說。胡適答應願為一試。

近日在紀念胡適百歲活動中，有些報刊登載了胡適未曾發表的作品，即有「記陸仲安」一文。根據該文所指，胡適曾為自己、友人母親及夫人江冬秀向陸氏求診，後來病都好了。因

此胡適不止與陸氏熟，並推崇陸仲安聰明，記憶力強，博覽醫書，並熟記驗方，並曾與太醫院醫官習針灸。當胡適想延請陸仲安為國父治病時，陸仲安正在天津行醫。於是，胡適專程乘火車到天津，將陸氏請到北平，然後藉探病之名，向國父進言：「平津一帶的人都很推崇陸仲安，可否請他為先生診視一下？」國父並未置可否。胡適之趁機再進言：「陸仲安就在門外，請他進來看先生罷？」說著，立刻延請陸仲安進入室內，為國父把脈，並開了一張藥方，隨即與胡適一同退了出來。

隨侍國父身邊的人立刻詢問：「要不要拿藥方去中藥舖子取藥？」國父揮揮手說，「不必了！」

這就是當年國父與陸仲安一段結緣的全部經過。後人常有人拿它做文章，說學醫的國父也吃中藥，卻未見效，也有人說，國父不相信中醫，這些說法與事實多少有些出入。

孫雲燾認為，提倡新文化的胡適先生，與倡導國民革命成功的國父，都是當時的「新」派人物，因此這一段經過，也成為大家關心的話題。

孫雲燾說，這段訪談胡適夫婦經驗，十分愉快，又有收穫，因而至今他仍歷歷如繪。尤其對胡適夫婦感情融洽，印象最為深刻。

他說，胡夫人江冬秀女士雖然持有開臉、小腳放大的舊式外觀，一派守舊模樣，倡新的胡先生卻對她十分敬重，遇有重要宴會，均相偕出席，實因為大家庭出身的江女士，不但明理，週到，也十分照顧後進。當時，有同鄉後輩要出國留學，行前，拜訪胡適夫婦，江女士總是或多或少，以些許美金致贈，並祝人一帆風順，後進領略她溫厚待人之心，常記心頭。

江女士在那次訪談中，見孫雲燾離不開醫藥話題，也就順著說，自己眼睛不行，目力不好，吃了幾副蛇膽後，「不戴眼鏡，也可以穿針了！」（民生報醫藥新聞，民國79年12月20日。）

感念孫雲燾春風化雨半世紀 台大特舉辦一年個人展示會

台大藥學系師生及系友為感念孫雲燾教授春風化雨半世紀，特別在台大醫學院內二號館展示其一生奉獻於藥學事蹟及他個人甲骨文墨寶、收藏品供各界參觀，展示期間自四月起為期一年，每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八時至下午六時，單週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

孫雲燾教授生於民國二年，畢業於上海中法大學藥科，法國里昂大學藥學院藥學博士，二次世界大戰時回國在中法大學藥科任副教授，之後被徵召赴大後方服務，擔任四川合川衛生署第一製藥廠兼任麻醉藥品處技正，致力藥品製造工作，在對日抗戰期中，勉力供應前後方軍民所需普通藥品與麻醉藥品，幸未虞匱乏。

孫教授自四十二年受聘為台大教授，創辦藥學系及藥學研究所，於七十二年七月退休，歷經三十年。七十二年榮獲教育部頒發八德金質獎章，其在任教期間以及退休以後均時以藥學系及研究所的發展與畢業系友的前途為念，良以教澤普施，春風廣被。（醫藥新聞，第2653期，民國88年4月12日。）

台大藥學館成“動產” 為臺灣醫藥發展做見證

在六部動力捲揚機隆隆機器中，台大藥學館昨天緩慢向北移了一點五公尺，完成台北市歷史性建築的定位典禮。台北市長馬英九致辭時還幽默地說，台大藥學館由「不動產」變成了「動產」，他並肯定台大醫學院與台大醫院對維護歷史建物的用心，為下一代保留難得的歷史記憶。

位於台北市林森南路與徐州路交界的台大藥學館，建於一九三〇年代，原被台大校方列為拆除物，將在原址興建台大會議暨醫學研究中心；後經有心人士奔走，該棟建築幸獲保留，並請專家由南向北遷移二十二點七公尺。台大醫學院長謝博生與台大醫院院長李源德昨在藥學館遷址定位典禮都表示，台大藥學館是所有景福校友眼中的「楓城瑰寶」，更樂見該館能成為台北市保存歷史建築的典範。

台大藥學系首任系主任孫雲燾指出，台大藥學館和台大「二號館」是醫學院僅剩的兩棟古建築，前者古樸，後者華麗，但都是培育台灣醫藥界菁英的搖籃，如今這兩棟建物都能獲得保存，並將規劃為台灣藥學博物館，令人欣慰。台大藥學系主任陳瓊雪也表示，這些年來，不少校友即使移民海外，在返國時總帶著子女到藥學館的迴廊懷舊。（民生報醫藥新聞，民國89年1月28日。）

醫療透視鏡 從小方格 看藥盒子的藝術

張天鈞

台大醫學院於民國42年設立藥學系，去年藥學系原本擬慶祝創系50週年，但因遇到SARS，只好將活動延到今年。

慶祝活動項目之一是在醫學院二號館，也就是過去台灣總督府醫學院的辦公大樓，展示藥學系發展的歷史和文物。其中一項很有趣的展覽是創系主任孫雲燾教授的私人收藏。孫雲燾教授於民國二年出生於江蘇省高郵縣，屬牛，因此孫雲燾教授自己感覺有帶一些水牛脾氣，而將「默默地耕耘，不求聞達，不求財富，悠閒地過著澹泊的一生」當作自己的人生觀。

孫教授小時在私塾讀了兩年，便轉到小學插班，民國14年自高郵縣立第一小學畢業，當時唱的國歌是由北大音樂傳習所的作曲家肖梅將尚書中的「卿雲歌」選做歌詞並作曲，原文只有四句，後二句重複一次，即「卿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直至民國17年國民政府奠都南京，才改用現在我們唱的國歌。

後來孫教授到上海先讀民立中學，再轉入浦東中學。民國22年中法大學藥科畢業後，於民國25年到法國里昂大學藥學院研究所攻讀博士。民國28年獲得博士學位後，因歐戰一觸即發而我國則已在艱苦對日抗戰中，於是決定返國，在衛生署工作，製造麻醉藥品、一般化學製劑，以及消毒藥品，對於止痛和救治傷患十分有貢獻。

民國38年孫教授隨政府遷台，仍服務於衛生署，42年受聘到台大擔任新創立的藥學系教授兼主任，於民國72年滿70歲時屆齡退休，後擔任名譽教授。如今已91歲高齡，仍滿頭黑髮。

由於孫教授的二姑丈宣公子野喜愛金石古董，特別是瓷器收藏更是豐富，為上海收藏名家之一，可能因此受其影響，自己也收藏了很多與藥學有關的器物。

在二號館的展出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來自世界各地的藥盒子，包括英國、美國、法國、義大利、瑞士、日本、巴基斯坦、伊朗、泰國、韓國、古埃及及我國等等。

現在病人使用的藥盒子則是塑膠做的一個個相連的方形小格，每一格可以放一餐要服用的藥品，然後蓋起來，要服用時再用手打開。雖然比起古代的藥盒方便，但卻十分單調、粗糙而沒有美感。其實雖然是塑膠盒子，只要用心設計，一樣還是可以有美觀、值得收藏的價值，也許這樣在服藥時，雖然藥苦，心裡也會覺得比較甜吧！（摘自〈張天鈞與醫療史〉，民國93年5月10日。）

懷念臺灣藥學巨擘 孫雲燾

李淑娟

台灣藥學的巨擘、台大藥學系創系教授孫雲燾，也是當今屈指可數的甲骨文書法專家，上月因心、腎等器官衰竭，在台大醫院去世，享年**93**歲。對這位為台灣藥學奠基、作育英才無數，才華橫溢、卻風雅謙遜的一代宗師，學生們聞訊後，紛自各地奔喪；他們決定發文邀全球藥界、門生，蒐集恩師生平活躍國際舞台的事蹟、資料、老照片、甲骨文墨寶，出版孫教授的紀念專集。

孫雲燾，民國二年生，係江蘇高郵縣人，出身世代書香，父親是清代秀才，家裡七個手足個個在醫、藥、護、礦及資訊等領域，都有傲人成就；他自上海中法大學藥學科畢業後，即在學校推薦下獲中法文化基金會獎學金贊助，至法國里昂大學藥學研究所深造，獲博士學位後，進入巴斯德研究所工作。後來抗日軍興，他毅然辭職、奔赴國難，至上海出任光明製藥廠廠長。初始，法方中法大學曾召回他至法國任教，民國**30**年，政府徵召他至大後方服務，他乃由法轉而至四川當隸屬衛署的製藥廠廠長兼管麻醉藥品，讓前後方軍民所需藥品不虞匱乏；且克服萬難，在簡單機械設備下，製成**120**餘種原料藥及製劑。

抗戰勝利後，衛生部派孫教授來台處理日人所留下的**6**噸鴉片及調查台灣金雞納種植概況；直至民國**42**年，他應台大校長錢思亮之邀，創辦了台大藥學系，其後並進一步創辦碩士及博士班，為國內藥學人才重要搖籃。

孫雲燾除了是台灣藥學教育的奠基者，他對台灣藥學制度與考選典章的研擬，貢獻也很大，特別是「中華藥典」之編修，不論就藥品收載範圍、藥品名稱統一、藥品規格標準之建立、檢驗方法與劑量等，均由孫教授所領導完成，因而在民國**85**年獲頒「一等衛生獎章」。

不過，藥學系弟子們最懷念孫教授的，不是他這些豐功偉蹟，而是他的才學、品味與風範。他從來都是斯斯文文的君子人，從不見他生氣、開口罵人；總是一派歐洲紳士風度，因而有學生稱孫教授像一首**30**年代的法國「香頰」。

孫教授上的「藥學導論」，不論文化、史料，他信手拈來，都可侃侃談上一段鮮為人知的藥學淵源。他說清末兩大發現：甲骨文、北京人都是偶然從中國藥材的所買「龍骨」、「敗龜板」所引發出來；當時因有人發現龜板刻了很多古怪文字，至北京大肆搜購才發現了甲骨文。他不但因而和專研甲骨文的名家董作賓有了交情，自己也會寫甲骨文字聯，學生們最興奮的，莫過於獲孫教授贈的甲骨文墨寶。

孫教授的另一「寶物」是國父孫中山親自贈送他的一對袖扣，很多人慕名要孫教授出示，都以一睹為榮。此外，孫教授的雅好還很多，他蒐集藥用研鉢、各國藥盒、還有礦石，不少弟子知道老師愛好此道，只要出國，都不忘幫他物色；但孫教授在生前即把這些至愛全捐給了他一手建立的台大藥學系博物館。

許多藥學系友都說，這麼多年來，孫教授一直是維繫母系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他年逾九十仍一頭黑髮，他年逾80才結婚，孫教授的點點滴滴，對他們來說，不止是景仰的偶像，更像一則傳奇。外人很難體會，去年他還和系友餐聚，看著耄耋老人拿著麥克風，高唱：「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的情景。那是人間不可多得的奇緣，就像孫教授在每個弟子心目中的形象一般，如今都只能從記憶中追尋了。（民生報，民國94年4月10日。）

專訪

- 121 台大藥學系名譽教授孫雲燾先生 專訪孫雲燾教授
- 124 孫雲燾教授訪問記 專訪孫雲燾教授
- 126 春風化雨一甲子 專訪孫雲燾教授
- 134 腦筋動得快的孫教授 專訪方懷時教授
- 139 孫教授是我的良師益友 專訪賴甘霖神父
- 140 踏著孫教授的腳印，疑難雜症迎刃而解 專訪林榮耀教授
- 143 再次擁抱顧教授 專訪顧文霞教授

台大藥學系名譽教授孫雲燾先生

也許在民國四十年的八月十六日，
台大藥學系就隱隱成型了

台大藥刊編輯群

那一天，在回顧臺灣戰後五十年的圖錄中，是這樣記載的：臺北市出現西藥荒，西藥供不應求，藥價大漲。

當時的臺灣，荒蕪的應該不只西藥吧！

民國前四年，北洋軍醫學堂首先成立藥學科，歷經時代的動盪，於臺灣落地生根為國防醫學院藥學系。為那個草木皆兵的年代，造就不可或缺的軍藥人材。然而紀律、軍階之外呢？廣袤的社會並不純粹為著捍衛疆土而運作，幾經戰亂的洗禮，凋敝的民生使得一切社會的功能都打了個近似跳樓價的折扣。

藥界也是如此。

民國三十八年國民政府播遷來臺，中國藥學會的印信也由孫雲燾教授帶來臺灣，呈報內政部核准登記，於是中國藥學會得以繼續推展會務。但是隨之而來的大陸藥學人士為數並不多，而留日回國的藥學人才又極為有限，面對社會的需才孔急，民國四十年，中國藥學會便聯合臺灣省藥師公會向教育部請求在臺灣大學內設立藥學系。同時發動向藥界募捐五十萬元新台幣以為支援，並向教育部、臺灣省教育廳和臺灣大學錢思亮校長等各方面奔走陳情，終於在民國四十二年初，教育部核准了臺大藥學系的成立。但僅僅是核准成立，卻不提供經費和教職員名額。

於是在百廢待舉的困窘中，孫雲燾教授接下了籌辦藥學系的艱鉅任務。

辦學，首要解決的便是經費、教職員名額和校舍的問題。前兩項在教育部稱愛莫能助的無奈下，不得不轉而向臺大爭取經費資源。孫教授央請錢思亮校長撥給藥學系適當的籌措經費及教師名額；至於校舍部份，原本孫教授計劃向美國華府經合總署請求補助美金三十萬元，配合在台籌募新台幣五十萬元作為相對基金以興建藥學大樓，但最後只得美國經合總署補助款美金五萬元

及藥界捐款新台幣五萬元，做為購置部分教學儀器、參考用圖書和教科書的經費；而校舍最後獲得當時醫學院杜聰明院長的同意，讓出藥理學科前一幢樓房的部分房舍做為藥學系校舍。後來藥學系得到大學本部的補助，於原有的房舍加蓋添建，才成為今日我們所熟知的舊系館，也就是現在位於醫學院徐州路旁的學生活動中心。

解決了硬體設備的問題，接下來該是課程的安排及師資的羅致了。由於臺大藥學系在成立之初，旨在培養學術性而非實用性的藥學專業人材，因此相當注重基礎科學能力的培養及訓練。和醫科一樣，藥學系的教學屬於通才教育，希望培育出來的學生，能在藥學領域的各方面皆具備良好的適應能力，因此課程的安排大致為一、二年級修習基礎學科；三、四年級則進入藥學專業課程的領域。至於修習的科目、先後次序等，則以教育部於民國三十六年公布的大學院系藥學課程表為依據，再適當增刪以符合本系的需求。

接下來最棘手的問題，便出現在師資的網羅及任用方面。台大藥學系本為應用藥學人才的缺乏而設，但在草創初期，那裡去找這麼多作育英才的老師教授呢？

除了孫教授本身為系主任兼專任教授之外，又延請了國防醫學院藥學系的顧文霞教授轉任臺大，講授生藥學及調劑學等課程；藥理學科許光淦講師負責藥物化學的課程，又請台大化學系陳發清教授、臺北工專吳樹閣教授兼授藥化；孫教授則擔任藥學導論、藥劑學、藥品鑑定、藥事管理和醫科的處方學（prescription writing）等課程，還要兼顧系務，實在忙迫異常，不過倒沒有讓他頭髮變白。其他如製藥工程、藥事法規、毒物學等藥學專業課程，則延聘國防醫學院部分教授以及當時學有專精的學者來兼任。在基礎學科方面，一、二年級由大學本部的文、理學院各科教授負擔；三、四年級的生理、藥理、生化、微生物等（當時還沒有解剖學）則交由醫學院各學科分擔。至此，總算是解決了創系唯艱的種種難題，而藥學系的雛形，也漸漸浮現了。

從創辦經費、校舍、教材教具以至於師資，孫教授逐項張羅了藥學系做為一個大學科系所必備的各項要件。我們難以想像，在那樣一個物資缺乏的年代，連可口可樂都被視為奢侈品而禁止進口買賣；食米以配售制度供應臺北市民；成千上萬的兒童與孕婦，吮食著聯合國贈送的兩百五十噸脫脂奶粉；當年的孫教授，是乘著飛快的三輪車，穿梭於醫學院校總區之間以及多處奔波請託嗎？在燠熱的夏季臺北，孫教授是否曾望著未能興建的藥

學大樓藍圖而嘆息不已呢？*當三十二名第一屆藥學系學生**於民國四十二年九月招考入學後，做為一個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學術教育機構，藥學系的種籽，也就在這片不甚豐饒的土地上，落地扎根，吐露新芽。

*當民國四十六、七年間，前教育部長張其昀氏向臺大商借，以藥學大樓名義興建教育部辦公大樓，迄今已近四十年仍未歸還。臺大當局已累次催促教育部早日歸還以供藥學系應用，或另撥經費以供另建藥學大樓，希望此項計畫早日實現，有助藥學系的發展。

**王光昭教授、陳瓊雪教授、林榮耀教授都是藥學系的第一屆學生。

(台大藥刊35期，民國87年9月。)

孫雲燾教授訪問記

邱春億

9月1日我到新搬入的基礎醫學大樓中國藥學會辦公室訪問了孫雲燾會長。他的辦公室裡排滿了獎章、獎牌、獎狀、證書等，顯然地看得出孫教授在藥學方面的卓越貢獻和所受到的表揚。

孫教授依然春光滿面，和我在求學時代所看到的孫教授一樣。走起路來比我還快，真是健步如飛，而且健談如昔。從上午11點到下午2點半談個不停而面無倦容，真是難得。

孫教授對景康基金會的歷年來工作概況給我簡略介紹了一下：

1983年7月協辦台大藥學系卅週年紀念慶祝大會

1984、1985、1986每年資助台大藥學系購置教學設備和圖書

1984年11月協辦第十屆亞洲藥學科技會議

1985年11月協辦製藥技術研討會

1985年11月協辦台大四十週年校慶及醫學院院慶

1986年接受生達製藥公司贈送的生達獎學金給台大藥學系學生每年四名

1986年9月協辦製藥技術研討會、藥品行銷研討會和醫院藥局研討會等三個研討會

現景康基金會在孫教授的領導下做了許多有益的活動，給台灣的藥學提高很多水準。

藥學系要成為獨立學院並分科二事，雖有不少困難，但也有進展。不久會在教育部開會針對此事有所研商。現此事已進行到教育部最高機關研討，所以總是有一線希望成功。

母系搬入新廈後，space是夠了，但由於設備不夠反而覺

第一屆系友 邱春億

現職：Dept. of Medical Pharmacology & Toxicology,
Health Science Center, Texas A&M Univ.

得很空洞寂靜。只有藥化和藥劑的部分實驗做得很熱鬧，尤其王光昭教授的研究室有生達藥廠的支持，有不少學生利用暑假在研究室工作，看起來生氣活躍，很令人欣慰。

孫教授指出母系的人事尚待加強穩定。目前邀請優秀的教授回來不易，又有兩三位教授因故離開，使得母系發生教授荒，這是很嚴重的問題。希望有意返國服務的系友儘早與母系聯繫以增強母系的教授陣容。

我們也談及加強研究工作的問題。從事研究工作需要經費，而經費來源不應只限於政府（如國科會）而應包括藥廠。一談起向藥廠拿錢就馬上會有一種“歪私”的印象，這是不對的。主要的是向藥廠拿錢做研究沒有健全的制度建立起來。一向向藥廠拿錢都私相授受，不管工作做得怎麼公正都會令人有懷疑，因此如果向藥廠拿的研究費不妨公開進行，把研究計畫呈請系主任和院長批准並把研究經費由景康基金會處理，使得任何人都不會懷疑內中有“歪私”，那麼母系的研究費一定會大量增加，這對母系和藥廠都有好處，一石二鳥為何不為？（轉載自台大藥學系北美校友會會刊，第21期。民國75年10月30日。）

春風化雨一甲子

張天鈞

旁白：

孫雲燾教授出生於民國二年，二十一歲進入法國里昂大學藥學院研究所研讀，並獲得藥學博士學位。民國四十二年創立台大藥學系，於民國七十二年屆齡榮退。春風化雨一甲子，授業弟子滿天下，堪稱台灣藥學教育之父。

孫教授今年已屆八十六歲高齡，仍以台大名譽教授的身分，長伴母系，更是耕耘台大藥學系的藥園丁。孫教授對於他自己的生平，是這樣說的：

孫教授：

我是民國二年在江蘇省的高郵縣出生的，家庭還是小康之家、一個書香之家，所以我們年輕的時候沒有饑寒之窘，算相當地富裕。所以求學家裡父母都特別地寵愛對我們，自己也自動自發地去唸書，所以在小學畢業了以後，就到上海。我在上海的浦東中學唸書，後來因為那個時候，上海有個藥學學校叫做「中法大學藥科」，它招生開始辦藥學教育。我知道這件事情，同時中法大學藥科是中華文化基金委員會協助的，所以經費很充足。中華文化基金會就是庚子賠款退還回來的錢做為經費，是美國的中美文化協會，美國的庚子賠款退回來的，用在教育方面。所以那個時候學校的招生章程上面說，假如前三名這個成績好的，可以送到法國去進修。

我一看這個事情很好啊，有這個機會啊，所以後來就考這個。那時高二還沒有畢業，就以同等學力考上了。所以在民國23年，21歲的時候就畢業了。畢業時我心裡有這個盼望，在學校的成績還不錯，是前三名的第二名，所以那時學校就派我們到法國去，到法國這個里昂大學。因為法國在全世界，巴黎學派和里昂學派都是很重要的學派，所以我到了里昂大學進修，到了1939年就拿到藥學博士的學位。

那個時候的歐洲局勢已經很混亂，戰爭有隨時爆發的可能性，所以後來我感覺，因為原來的計畫，我希望在拿到學位以後啊，在博士後的進修再做一點，或者在學術機關再做一點事情，在學術方面可以有更深一點的成就、造就。所以那個時候，我就

請我的老師Prof. Revol.介紹我到法國巴黎的Pasteur Institute — 巴斯德研究院，那個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一個研究機構，他們那邊有一個教化學療法（Chemotherapy）的研究室、實驗室，當時的主任是Dr. J. Trefouel，是有名的學者，他同意我在1939年9月到他那邊去工作。

後來我看這個局勢很混亂，戰爭隨時有爆發的危險，所以後來我還是決定，因為我們的國家那時候已經在抗戰，政府已經搬到內地四川去了，我覺得我們應該在國家危難的時候，應該回到個人的國家祖國來服務。所以我就決定放棄那個巴斯德的工作，搭9月1號的船預備回國。不幸在8月31號，德國就炸了華沙，那麼那個時候，英國跟法國就宣戰了，所以在9月1號就宣戰了。那時候我要搭的船本來是9月1號的期，後來改到9月3號居然可以啟航。所以一路還很平安，走地中海經過蘇彝士運河、紅海回到上海。

那個時候的上海，太平洋戰爭還沒有發生，所以後來就在上海，因為我同學他辦廠幫他忙，所以我就擔任一個製藥廠的廠長。工作了一年以後，我的母校要我回去，因為我是用學校的公費出去的，那個時候學校希望我回去教學，我覺得應該回饋母校，所以就辭掉藥廠的職務，到學校去教書。

後來在民國三十幾年的時候，在政府製藥的方面，那時是衛生署的第一製藥廠跟麻醉藥品處，他們負責供應關於麻醉藥品和普通藥品的製造，因為那個時候，在這個內地啊，軍民方面需要藥品非常地恐急。因為那個時候海運已經斷掉了，所以我們負責這個事情，就衛生署啊，一方面我們能製造的就製造，不能製造的要由國外輸入，那個時候空運非常地艱難。那個時候盤尼西林剛剛在美國可以生產，都空運回來限量供應的。所以在衛生部的藥廠工作了十二年，到了勝利以後到台灣來。

到台灣來了以後，剛剛講過了，當時因為我擔任中國藥學會理事長的關係，大家感覺到我們在台灣需要有藥學教育的興建，所以在大家意見同意之下，我們盡量地去向教育部陳情辦這個藥學校，所以……

我在民國四十二年開始到學校來服務，到民國七十二年我七十歲的時候屆齡退休了。所以現在退休以後，健康的情形還好，我也關心學校，以及在學校服務當中，一方面就對中國藥學會的事情，做一部分的貢獻。另外就是關於教育部的醫教委員會；考選部的考試，高等考試、藥師考試以及衛生署關於藥物審查方面，我都參加幫忙做一些事情，就是關於藥事行政的工作跟教育的工作。所以多年來一直沒有停，雖然退休以後，凡事本著藥學這個藥園丁的身分去努力地做一點事情，對藥學界有一點服務。所以雖然退休以後，我還是繼續地做一點工作。

感覺到這一生啊，也沒有什麼成就，覺得還堪慰的是做了許多事情都是對藥學方面、對衛生方面多少有一點貢獻。所以我覺得現在想想這個人生也是很有色彩地，colorful！健康情形也好，今年我算是八十六歲，健康情形很好精神很愉快，這個人生啊也是覺得很不錯，謝謝。

旁白：

台大醫學院剛開始時，是以醫師養成為主要任務，民國42年才創立藥學系。孫教授對當年創系的經過，他這樣說：

孫教授：

在民國四十二年的時候本人擔任中國藥學會的理事長，大家藥學同仁感覺到台灣藥學方面人才比較缺乏，亟需要發展藥學教育，所以我們開始就向教育部陳情，希望在台灣大學能夠設置藥學系。經過兩年的奔走陳情，到了四十二年教育部才核准藥學系的成立。

當時辦的時候很艱困，教育部說當時的經費很困難，就是沒有固定開辦的經費也沒有人員，所以很困難。承蒙當時的校長錢思亮校長跟杜聰明院長的幫忙，才能夠設置藥學系。所以藥學系成立到現在多年，後來我們有點基礎以後，就成立藥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所以現在就是說這個規模已經稍微……初具了，我們希望將來的藥學教育，現在因應政府的政策以及社會的需要，藥學方面需要新的發展，所以我們在這方面，希望在藥學系方面再多設科目，也希望藥學系改成藥學院，這樣子我們可以培養多方面的教學以及實用的藥學的人才。

現在第一階段，在藥學初創的時期，我們有個興建藥學大樓的計畫。那個時候請美國的經合會幫助我們的經費是美金十五萬、自己籌十五萬相對基金。後來沒有能夠成功，經合會方面直

接幫助我們五萬塊美金，然後我們自己籌到新台幣五萬塊，可以幫助買部分的教學儀器、設備、圖書跟教科書，所以這個也是很多的幫助。

後來教育部借用我們台灣大學的經費，興建現在的教育部的辦公大樓。我們說現在我們有積極的需要，希望教育部歸還藥學大樓。但是因為教育部方面感覺到還是有這個需要繼續使用，所以現在特別列預算給我們興建藥學大樓在醫學院裡面。所以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跟辦法，這樣子我們在藥學系的方面，可以有更好一點的發展。

那麼個人呢，就是從事於政府在衛生界的製藥方面服務12年，在衛生部和衛生署，這個第一製藥廠以及麻醉藥品處服務12年。然後到台灣大學在42年時擔任教授以及系主任，到民國72年屆齡到70歲退休。在這個當中，我們個人的IQ跟EQ也不是很高啦，反正本著「藥學藥園丁」這種態度跟精神，我們去辦學。所以希望這個現在至少有一點成績，也是很覺得安慰的。

旁白：

孫教授不只是科學的教授，在人文方面也有豐富的涵養，喜歡寫甲骨文，收集與藥學相關的郵票和器物。我們來聽聽孫教授為何會對這些有興趣：

孫教授：

個人平常對於這個，認識我們台灣大學的甲骨文專家—董作賓教授。那麼他對於甲骨文很有研究，特別是他有所謂書法用甲骨文寫信件、詩詞來介紹古文字。這個是很好的一個方式，所以我也感覺甲骨文哪，是三千年前殷商時代的文字，在歷史上是最早的文字，在造字方面是具有「六書」的規範，同時字跡非常地生動，比金文、大篆、小篆都好。

所以我覺得由於興趣，又因為認識董作賓教授的關係啊，所以有空的時候來學關於甲骨文的書法，這個不能講說有什麼，自己不知藏拙啊！有時候寫一點字送親朋好友或是同學。有時同學向我要字，我就寫一寫啊，這個不能拿出去啊，不過就是自己自娛娛人啦這樣子。我覺得現在寫甲骨文的人很少了，所以希望提倡寫這個古文字，在文化方面也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那麼個人呢，平常有時關於課餘之暇，也做一點消遣。有時對於錢幣coins、郵票、關於藥學的文物方面啊，所以像許多的藥盒子啊、box、研鉢啊，有機會看到就做一點蒐集。所以

多年來也有一點數目，大家也看看這個是關於藥學的文物啊，倒也是很有趣。所以我們這一次關於這個展示會裡，也一起把它陳列出來，大家共同地欣賞這樣子的一回事情。所以啊，這一次因為本來就想將來這個藥學大樓蓋好了以後，有一個藥學文物展示室，把這些我想送到學校來收藏。現在有這個機會啊，就是有這個展示會啊，就拿一部分的東西先拿出來，給大家看看，請大家欣賞指教。這個是我覺得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謝謝，謝院長謝博生院長的好意，有這個意思讓我有機會做這次展示會，還有醫學院文物館委員會的委員們，特別是張教授，張天鈞教授跟陳瓊雪教授特別幫忙。還有許多的同學跟藥學系的師生跟藥學系友會的贊助，使得展示會能夠順利地做好，這也是我個人非常地感謝。所以很謝謝大家的好意。

旁白：

孫教授雖然今年已屆八十六高齡，但仍然身體硬朗、滿頭黑髮，他是如何養生的呢？還有他對學生教育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孫教授：

我想一個人關於健康生理的方面，恐怕是遺傳方面有一點關係。那麼遺傳呢，它在身體生理、心理方面都有影響，比較相當地大。所以我多年來也沒有發生過重大的疾病，身體也一直保持很健康的情況。平常主要是說，我對於工作方面，就是本分的做好，就是有困難的時候，我也很有耐心去解決，我覺得困難的時候，就是考驗我們能力的話。所以我們講用方法來解決，不是那麼急躁。所以我對同學也是很溫和的，希望同學自己能夠學習，不是用一種強迫的方式。因為我在家庭裡面，父母也對我的教育方面讓我自己發展。所以我覺得求學是求學問哪，這個是自己的事情，不應該老師要過分地強迫。我們幫助他去求知，這樣子我們同學感情處得很好、很愉快。

在平常時候我的生活，也是有規律、我平常沒有什麼嗜好，所謂「嗜好」是吸煙哪、喝酒啊。平常就是喝喝茶，對健康方面沒有多影響的。飲食方面也不是暴飲暴食，這樣子就是生活正常，我嘛心情很愉快，我想這幾方面的因素啊，是到今天我八十幾歲，還能夠沒有衰老的樣子。

特別是我想八十幾歲的人啊，頭髮都禿了或者頭髮都變白了。這個是我感覺到很煩惱，因為年紀大的人，你沒有銀髮啊，人家看起來不尊敬你。到了八十幾歲了，頭髮自然地還是很黑，

人家問我什麼方法保持這個健康的情況呢？我說這個事情也恐怕遺傳的因素的關係，這個genetic factor遺傳因子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這個一生啊，雖然沒有什麼坎坷的事情，但也是經過了許多的波折，也是經過了許多的奮鬥。碰到困難的時候，我也是很用方法去解決。所以啊，雖然我說現在，從前國家的經濟啊，不是像現那麼繁榮；所以從前在公教服務十二年、在學校服務三十年，從前的待遇並不高。所以我們講退休以後也是兩袖清風，做事過去是很清廉的。所以，我覺得現在很好，這個生活上，我自己有一個學校配給的分期付款的房子，我說生活也簡單，這樣子我也覺得很舒服，我有一點嗜好寫寫字、看看書。這樣子的人生啊，到了年紀大也沒有十分衰老的一種現象，所以我覺得這個人生啊，過得也滿有意思的。所以大家有的人對我很羨慕，我覺得知足常樂，這樣子就好。一個人哪，自己知道怎麼樣可以做人、可以守本分，自然的生活可以過得過去就好。這個人生啊，雖然也不是什麼大富大貴啊，一個人大富大貴有時候反而對健康不好，所以這樣一個平淡的生活，我覺得很滿足。

旁白：

孫教授的學生至今已有兩千多位，許多系友都是國內外醫藥界的菁英，我們來聽聽他的學生如何談他們的老師。

朱茂男系友：

孫教授在我們讀書的時候，感覺他望之儼然即之也溫，上課的時候不苟言笑，我們上他的課很緊張，筆記抄得要命；但是呢私底下接觸他的時候，不一樣的感覺。很溫馨很有人文的味道，他給我們的感覺不一，又有科學性又有藝術性。所以呢，我們今天校友、畢業學生來到這裡參加這個會，大家看一下，我們畢業以後一直在追求做生意也好、追求科學也好，但是我們還欠缺那麼一點點的人文。孫教授給我們的感覺，他不是working hard 而是working smart。上課的時候雖然有時候會穿實驗衣，但他還是西裝筆挺，告訴我們要gentlemen，一定要gentlemen！

許章賢系友：

他做事情都是有板有眼的，他當系主任時要跟醫學院藥劑科要借（東西）的公文裡面，藥學系這邊要請孫教授蓋章。然後蓋完章正好要從藥學系要到醫院去，他提著走回去，他把這個章蓋完，又把這個公文提著，可能要提到藥劑科去坐下來，再把另

外一個的代理章又蓋下去。我覺得孫教授，事實上真的做事情就是這樣子，讓你覺得時時要自我反省的一個師長。

林榮耀系友：

大家都不曉得，他走過啊台灣的南北統統走過了，他特地到台東去看哪裡有金雞納樹。當然政府剛剛接收時，也對嗎啡的量有沒有短少？是不是被螞蟻吃掉，或是誰吃掉了？因為是管制藥。不過最重要的，從大陸啊他是藥學會的理事長，他把有關珍貴的資料，特別是中國藥學會的印章，從大陸帶到這邊來，這個大家都不曉得的。

黃文鴻系友：

看到孫教授，我感覺到老師照顧學生，在很多時候，雖然你離開學校了，他默默地在關心你、默默地在幫助你、默默幫你提供一些機會，可是從來不會在我們學生面前說：你那個東西是我幫你審的等等。我覺得這是我們年輕一輩的還需要學習的地方。因為那時年紀輕，做事情很有衝勁，但對人與人之間，人跟人之間總是覺得只要理直就應該氣壯，當時總覺得做事情就應該這樣做。慢慢地以後了解，幾次談到這個事情，有關重要的政策思考，孫教授雖然沒有說我這樣子不對，但他會很委婉地點了你。過了好幾年以後，才感覺原來老師當時是告訴我整個事情應該是可以稍微緩一下，這樣的經驗也只隨著自己年紀的增加，才慢慢能夠體會。

王惠珀系友：

我們孫教授雖然說是一個科技人，可是在這個時代裡他也可說是少有的文人。把那種全人教育的理念，至少deliver到我的身上，我是覺得非常地appreciated。

陳瓊雪系友：

在我心目中，他是像我的一盞燈塔，無論在做學問，在為人處世方面都是我非常地崇敬、也一直努力地向他學習。回想在學生時代，印象很深刻的，孫教授他上課一定是西裝筆挺，非常紳士。他在醫學院裡走路，一定走直的、橫的路徑，不會有個小徑就抄過去。從這裡可以看得出，他做事情就是非常地正直。

旁白：

台大醫學院自民國八十八年四月起為期一年，於醫學院二號館，展示孫教授一生奉獻於藥學的事蹟，以及個人墨寶和收

藏。而四月三號，台大藥學系師生以及系友，為感念師長春風化雨半世紀，更於二號館大廳，舉行慶祝茶會。我們祝孫教授永遠健康、快樂。(以上文字稿記錄係以錄影帶之字幕稿的方式呈現。民國88年。)

腦筋動得快的孫教授

方懷時

與方教授約在一個秋日午后，一進office就看到一張和孫教授辦公室一樣的大桌子，隔著這張有四、五十年歷史的老辦公桌，聽方教授娓娓道出他與孫教授相識的經過，仿佛時光倒流般，我們走入了時光隧道……

現在要談談我（方懷時教授）所認識的孫雲燾教授：

我早在50年前就認識孫教授了，1953年他接到了台大聘書，可是因先到美國去進修一年，1954年才來台大上任。我第一次看見他的印象是孫教授的穿著總是一副紳士派頭，這就是他與眾不同的性格。孫教授曾赴歐洲唸書、美國進修，當時法國人穿著並不講究，美國人更隨便；但孫教授的衣著、房間都很整齊、乾淨。除了衣著以外，他對人也很親切、很客氣、很有親和力，所以在藥學系草創期師資不夠時，很多人都願意來幫忙。

孫教授剛到台大醫學院的時候，藥學系是繼醫學系後成立的一個大系，但「萬事起頭難」，初期只有兩位教授，一位是他自己，一位是顧教授，再加上一位自藥理學科轉過來的講師許光淦先生，以及稍後增加的一位劉秋生副教授，其餘都是兼任的。因為藥學系二、三年級開始研習的課程包括生物化學、藥理學、生理學、細菌學等必修科，如何克服師資人力不足的問題呢？孫教授他一方面請台大與藥學系有關係的老師來兼任，一方面請校外國防醫學院的師資支援，正因為孫教授人際關係很好，大家不但願意幫忙也都很喜歡他，這也是我們為什麼很思念孫教授的原因之一。

來講一點孫教授的故事吧！對於孫教授，我不好說他聰明不聰明，因為畢竟我也不是他長輩。但是他的智慧很高、腦力很強，可從下面幾件事情看出：第一、他高中沒有畢業就考大學，就好像是現在跳級的資優生一般。他高中在一個普通高中就學，高二的時候就去考上海的一個中法大學的藥劑科。當時教育部規定，考大學一定要高中畢業或者以同等學歷報考，且至少高二要唸完。以同等學歷要考大學是很難考進去的，但他能在沒有唸高

三的情況下就考上大學，非常不容易，等於是頂尖的百分之五。不過他常常開玩笑說自己不太優秀，只唸到 " 高二 " ……

其次是他對於藥學系的房舍問題，也靠他腦筋動得快才有了著落。早期醫學院有兩棟普通的磚造房，都是藥理學科的；藥學系成立後，藥理學科讓出了一棟出來給藥學系使用。約在民國七十年前後，醫學院在重新規畫現今的基礎醫學大樓時，並沒有要把藥學系納入的意思，而是準備把藥理學科的另外一棟舊建築也撥給藥學系使用。對此孫教授並沒有怨言，因為他覺得這樣已經不容易了。可是話說回來，那兩棟舊房子都有白蟻蟻，房子又是日本時代所建的……我對孫教授在這種困難情形下，最終仍努力爭取到搬進新大樓一事是十分佩服的，他究竟是如何辦到的呢？這就得細說從頭了！

早期國民政府來台時經濟很差，教育部僅借用當時醫學院的一棟二樓木造房子辦公，教育部可說是最高的教育主管機構，卻只能窩在台大醫學院校園的一角也蠻可憐的。教育部部長衡量當時政府的財力以及經濟部、外交部等部會都要蓋房子等排擠效應下，教育部短期內不可能申請到獨立的房舍，因此想到一個變通辦法：用台大藥學系的名義申請增建一棟大樓，然後讓給教育部借用，這棟建築就是現今位於中山南路上的教育部大樓。

孫教授很聰明地想到此一歷史淵源，他覺得既然增建委員、學校行政單位原先沒有於基礎醫學大樓規畫藥學系的空間，想要也搬不進來，自己再怎麼講也沒有這個說服力，不如直接去找教育部部長，孫教授說他要 " 要回 " 教育部蓋的那棟房子。孫教授對教育部長說：「你們的房子是用我們的名義蓋的，我們現在沒有房子，只好要回房子了。因為明明講過多少年後便要還給我們，現在時間也到了……」教育部了解藥學系沒有辦法搬進基礎醫學大樓的事，於是透過台大校長協調，要求讓藥學系搬到新建大樓，且一給就是兩層樓。我們生理只有一層，生化也不過一層半；所以我認為他很聰明地用這一個辦法搬進新大樓，且有兩層空間可以利用。另外，孫教授對內都講藥學系，對外則說 *school of pharmacy*，可見他全心全意想把這一個系繼續擴張、發展下去。

再講一點來說明他的智慧很高、很能幹的事例，孫教授的母親生了好幾個男孩及一個女孩，這些兄弟姊妹們都分散在大陸各區，見面不容易，孫教授假如要一個一個去拜訪也很困難，財力上也不容許，時間上更是一個問題。孫教授後來就想了一個辦法，由他資助請大家到香港來reunion，所有的來回旅費或在香港的開銷都是由他來負擔，好幾年沒有見過面的兄弟姊妹就在香港團圓了。不過孫教授的財力有限，這是唯一的一次聚會，後來就都沒有見面。所以我說孫教授處理事情的辦法都很好，能夠達到預期的效果。我舉這三個簡單的例子：一是他高中沒畢業就考上大學、二是他怎麼想辦法讓藥學系能夠搬到台大新的大樓、三是他把整個家庭的兄弟姊妹團聚起來……這些事做起來簡單，但是要想出這些點子並不容易。

大家都同意孫教授是一個很好的人，他在法國留學的時候，論文題目是sulfa drugs（磺胺藥物）的代謝。他利用天竺鼠做實驗，畢業口試的時候，老師都覺得他講的很不錯，但他後來補了一句：「每次做完實驗，沒有麻醉就要把天竺鼠處死，心理很難過。」因此法國老師們認為他很有惻隱之心。實際上我們做實驗都是這樣的，犧牲小動物雖然有一點點的殘忍，但它對人類的健康確有貢獻。

孫教授是很能幹、很會交際的人，可是他很講原則。我舉一個例子；他的同事一位教授離開台北到美國去進修，在那邊忙就不回來了，於是分配給這位教授的房子就空下來了。學校房屋分配委員會要求這位教授一定要再回來一下親自辦理手續，但這位教授卻拜託孫教授說：「你幫我去申請，我要保留此宿舍。」



方懷石教授八秩華誕會

孫教授不肯，說這是原則問題，既然要此宿舍就要回來，學校的規定要遵守。

孫教授慘澹經營把藥學系辦好，讓人才慢慢的多了起來，畢業的校友都很有成就。當然這不能說只有孫教授的功勞，因為能進到台大藥學系的學生本身就是一個**highly selective group**，這一批早期校友後來出國深造，並陸續回到母校任教，所以現在藥學系的老師們很多都是藥學系的畢業校友。這就好像是種的一棵幼苗長大了，不單是樹長大了而已，一棵棵樹也慢慢變成了森林。藥學系畢業的校友太能幹了，不但是幫忙自己的系，連醫學院的基礎學科裡都有他們耕耘的足跡；例如在生化、藥理領域都有很多藥學系畢業的校友。不但如此，很多優秀的藥學系校友在國外也表現傑出，在美國的NIH、FDA或知名大學裡任職。所以最初的播種者—孫教授貢獻很大。

孫教授他在處理藥學系的事情以外，對台大醫院藥劑科也加以整頓，還幫臺大醫院方面編寫了一本處方集，這對臨床醫師有很大的方便。另外，孫教授還負責中華民國的藥學會事務，學會在大陸就有的，但是孫教授在台灣繼續發展會務。在台大畢業校友的幫忙下，孫教授把這學會辦的有聲有色，並與國際上的藥學會有頻繁的互動。此外，孫教授還兩次在台北主事亞洲藥學會，備極辛勞。

我認為一個人的成功憑兩種因素，一是腦力，一是財力；其中腦力又比財力更重要。有一次我去參觀美國的一家知名藥廠，一位主事者告訴我，藥廠擁有龐大的經費應該怎麼發展才好？是不是買更多的儀器？最後，他們決定儀器只要買一部份就



方懷石教授八秩華誕會上，孫教授致賀詞

可以了，因為更重要的是要聘請及善用有腦力的專家，孫教授正是這一種腦力很強的人。不過話說回來，有腦力、財力還要有體力（健康）才行，對此我有一點點的難過，雖然孫教授到老了都還是一樣的活躍，但是他有時跟我講這一些陳年往事，不是講一遍、兩遍而是好多遍。我沒有打斷他，因為我跟他年紀也差不多，有一天我也會這樣子。我覺得一個人時間過的很快啊！才開花就結束了，歲月不饒人。（由方懷時口述，蕭德貞、張雅雯記錄整理。民國94年11月。）

孫教授是我的良師益友

賴甘霖神父訪談記錄

問：與孫教授相識的經過。為什麼會到藥學系教授藥學倫理？

答：我開始到台大教授藥學倫理，是代替江建教授（Fr. Fitzgerald, S.J.）的教職，在藥學系教藥學倫理。我不清楚當時的詳細情況了，但開始教的時候，孫教授給我很多鼓勵，因為他認為這門課對學生未來的工作很重要，能幫助他們成為更好的藥師，在台灣的社會服務。

問：孫教授令你印象最深刻的事。

答：孫教授盡心盡力投入教育工作，建立了聲譽非常好的藥學系，並幫助學生成為認真服務的人，為社會做出貢獻。

問：你覺得他是一個怎樣的人？哪些地方是你最懷念的？

答：孫教授一方面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努力為我們的社會培育出最好的藥師；另一方面，身為藥學系的創始元老，他很高興能栽培許多藥學方面的優秀專業人才，這些人日後可能成為藥師、藥學教授，或在製藥廠商公司服務，在社會上發揮很大的影響力。他以他的學生為傲。

我記得每次拜訪孫教授，他總是露出親切的微笑，泡一杯茶給我。接著我們討論事情，氣氛很輕鬆、自在。我走出他的辦公室時，總是心情愉快，並且從與他的談話中有所收穫。

孫教授也是一個收藏家。在一次展覽中，我很驚訝地發現他收藏了那麼多有關藥學的東西，而且不只如此，他不但對科學有興趣，也愛好人文藝術。更讓我驚訝的是，他的業餘興趣還包括研究甲骨文，並收藏了這方面的文物。

孫教授的確是中國人所說的「君子」。無論是他的同事或學生，我們這輩子都會以有這樣一位良師益友為榮。感謝天主，讓我有機會認識孫教授。（民國95年2月）

賴甘霖

現職：台北耕莘文教院神父

曾任：台大藥學系兼任教授

踏著孫教授的腳印 疑難雜症迎刃而解

林榮耀

在我（林榮耀）的印象中曾與孫教授共同處理一個難題，就是為了維護中國藥學會在國際藥學會（FIP）的會員資格、名稱而與中共週旋一事。民國八十幾年時，國際外交情勢嚴重往中國大陸傾斜，歐洲各國尤其嚴重；亞洲倒還好些。當時中國大陸的藥學會欲加入FIP，並排斥台灣以ROC的名義與會，所以我們面臨了退出或改名的兩難。FIP方面委請日本代表居中牽線協調，先在日本東京談了一次，後來利用在法國里昂召開FIP大會時再討論一次，經孫教授堅持及爭取下，取得FIP各國的共識（和平共存的理念），得以保持獨立的會員資格，名稱則是我們可以接受的底線（The Pharmaceutical Society of China Taiwan）—保有互不隸屬的獨立性，並未用奧運模式……Chinese Taipei之類的。那時還好沒有提交正式的會議表決，否則數人頭下來一定輸，若是被排除……那有多難看。這是我擔任中國藥學會理事長任內最棘手的一件事，所幸在孫教授的協助下圓滿達成任務。事後分析，我們之所以能成功地保有會員資格，除了大家的努力外，也與孫教授的輩份高、連中國大陸代表都得敬他三分有關。



左二起大陸代表周海鈞、日本代表Tsuneji Nagai、孫教授及作者

第一屆系友 林榮耀

現職：台大醫學院生化學研究所名譽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曾任：中國藥學會理事長

孫教授早年自大陸攜帶中國藥學會印信來台，讓學會得以繼續發展是頗令他感到自豪的一件事。他並廢除了台灣省分會、將台灣藥學雜誌更名為中華藥學雜誌，為的都是擴大學會之格局與發展。我在連續兩屆理事長的任期中，一路走來都很平順，全都仰仗孫教授初期完善的規劃，並建立穩固且紮實的架構。一直到我接手後，他也不斷地提供建議及方向，不但增長我對事物不同角度的認知，也慢慢讓學會更上軌道，我想要是沒有過去的孫教授，也不會有今日的學會吧！



於日本談判舉杯慶祝

談些輕鬆的事！與孫教授出國這麼多次，雖然都住不同房間，但都會到他房間請安、聊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桌上的瓶瓶罐罐，有維他命、還有一些保護皮膚、頭髮的，我雖然很想知道他如何保養自己，但也不太敢問。孫教授無論何時何地，都讓人感受到他超齡（年輕）的外表及體態，而他的養生祕訣又是什麼？除了從他口中得知維他命以外，我就什麼也不清楚了，這真是一件憾事啊！另外，當大家都還在用肥皂洗頭的年代，孫教授就在使用洗髮精、潤髮乳等產品，或許這就是後來孫教授到了八、九十歲仍滿頭黑髮的原因，當然遺傳也有點關係。

我所知道的孫教授是位個性溫和，廣納意見的學者，沒見過他發脾氣，頂多是悶著不講話而已。這或許與他的家世背景有關，他老家在江蘇是經營鹽的生意，十分富裕，住在五進式的大

宅院。聰明又會讀書的孫教授被選上去法國留學，再加上他曾擔任駐伊朗衛生顧問一年，這些豐富的生活經驗讓他懂得品酒，會調酒自娛，但從沒看他喝醉過。另外，孫教授還講究美食與用餐環境，餐廳若沒有好的服務，是見不到這位高尚的客人的。孫教授的興趣廣泛，不只是受到西方文化的薰陶，他也學習甲骨文，練得一手優雅的書法。別看孫教授注重生活品味就以為他很有錢，其實他經濟並不寬裕。他曾經出資讓留在大陸的兄弟姐妹一起到香港團聚，但就這麼唯一的一次。他私下向我透露，實在是無力再負擔費用了。我們系友在孫教授退休時發起募款活動（針對各屆系友），表達對他晚年的關心。那時候由於台大宿舍改建，新的需要另外加一百萬才能購得房子，我們知道孫教授有需要，募得之八十萬元於系慶三十週年晚會上，在我的堅持及勸慰下，孫教授才欣然接受大家的好意，而我們大家也很高興能幫到孫教授的忙。

孫教授非常關心學會及藥學系、藥界的發展，並樂於提攜後進，例如陳寬墀就在他的支持下做到FAPA副會長，而後又任會長。我也很榮幸可以在他身邊學習到許多，不只是他對於藥方面的專業，還有為人處世的道理。他的確是影響臺灣藥學深遠的人！（本篇係由林榮耀口述，蕭德貞、張雅雯記錄整理。民國95年1月。）



民國81年4月2日，FIP會長來台參訪

再次擁抱顧教授

吳翠柳

受同班同學陳永順之託，我終於又跟顧文霞教授聯絡上了，心想多年不見而她年事已高（80多歲），有可能不記得我或聽不清楚我講什麼。意料之外，電話上的她聲音清晰，意識清楚，我遂把來意說明：1. 請他寫篇紀念孫主任的文章，2. 請她寫下藥學系創立經過。她當下答應，雖說她已記不得太多細節，我答應幾天後去她住在我公司附近的老人公寓去見她（加州Palo Alto），心想若她不能寫，我也許可以用錄音的。誰知第二天她打電話給我說已寫好了，我喜出望外，當天晚上即驅車前往。遠遠見到顧教授堅挺嬌小的身影在寒冷的黑夜中等我，我感動趨前深深的擁抱她，好似一對久別重逢的母女。忽然間我覺得我長高了好多（加上三吋高跟鞋），看到她充滿溫柔的笑臉，覺得不可思議，這哪是當年人見人怕凶悍的顧教授呢！她引我到公寓大廳，果然熱鬧非凡，住在這裡全是健康的長輩，她們或是閱讀或是與親友聊天，日子過得充實。她的女兒女婿就住附近，也常來看她，是個孝順的好女兒。我說顧媽媽您還真會保養，看起來還是年輕如昔，精神又好，她說這是有醫藥常識的好處，她還能照顧自己，只是不能走太遠路，腳較無力，其他一切都好。最後她領我上樓到她的公寓，設備齊全，有微波爐，我奉上一小盒從德國帶回的巧克力，她欣然接受，使我很高興，因這是我第一次送她東西。我們終於坐下來聊天，她交給我兩張她寫好的文章，給孫主任和藥學系的，有些字太草，她還念給我聽，我如獲至寶，當晚即拍照送伊媚兒給陳永順交差，沒想到那賴老頭（陳的外號）還不放過我，覺得太便宜我了，還要我寫此文交差才算。媽啊！我的中文現比幼稚園小孩都不如，這才是惡夢的開始，可恨，交錯朋友啦！

言歸正傳，顧教授是上海中法大學畢業，留學法國（與孫雲燾主任同學），再回北大教書，共產黨打進北京那年，國民政府教育部用飛機把她與毛子水等人送到南京，她就回上海等候2週，與傅斯年、胡適、梅貽奇同機飛到台灣。她就任教國

第十三屆系友 吳翠柳

現職：Telik Inc.(2002－Present)

曾任：Syntex Research(1978－1995);

Centaur Pharmaceuticals, Inc.(1995－2002)

防醫學院教生藥學，傅斯年校長和教育部為她在台大奔走，終於二年後成立藥學系。然而那時民風保守，台大不能聘用女教授，她即引介孫雲燾（當時南京麻醉藥管理局處長）來台大當藥學系主任，她在幕後幫忙。兩年後，她終被聘為台大藥學系教授，有此俊男美女把持，藥學系終走上康莊大道，一片青春氣息（顧教授說孫主任是個美男子）直至今日。

回想1965年，我考入台大藥學系時，顧教授已是赫赫有名，我們常聞其聲不見其人，因聞聲喪膽早已躲得遠遠的，但她與孫主任的羅曼史卻讓我們這群情竇初開的少女們稱頌不已。真正與顧教授接近是我1969年畢業被她聘為台大醫院藥師兼做生藥研究。初入社會，那種新鮮感使我永生難忘，每天值班時，都藉機溜到樓上打乒乓球，或週末與技術員和小弟們到冰宮溜冰，也常被顧教授警告交友要小心，不能隨便陷入愛河



民國78年第十三屆20週年系友與顧教授聚會，
後排右三為作者，右四為顧教授

等之類耳提面命之話。在藥劑科，大家每次正聊得興高采烈時，她聲音一到，大家立刻鴉雀無聲。我常想，藥學系與藥劑科能強大，也得靠這位女強人撐住才可，她的存在也是大家的福氣啊！我終於學到一些生存的道理，我問顧教授，您當年為什麼這麼兇啊？她說不這樣，藥學系爭不到東西的，因孫主任是大好人，只能由她出面當壞人，當打手啦（我們相視大笑）！不過這一切都過去了，現在好好把自己照顧好最重要。當年我因上班老是晚到，顧教授要我住她家可以走路上班，常常晚上她盛裝與孫主任出去應酬時，我與她下女阿美（鄉下姑娘）在家鬧得天翻地覆，直到深夜他們回來，還帶宵夜給我們吃呢。當然第二天我又不能早起上班，她會走到藥劑科辦公室

打電話回家叫醒我，順便罵我一頓。週而復始一直到二年後我到美國留學，就這樣我被顧教授訓練得很皮了，別人罵我，我根本聽不見。謝謝您啦，顧先生！

顧教授至今仍是身子細小，姿勢優美，兩眼炯炯有神，且聲如宏鐘。我阿柳真是佩服她了，還有這麼多精力，只要不再像以往一樣罵我就好了。真酷，我今晚終於可以跟顧教授平起平坐了，我趁機開她很多玩笑，她也不在意了。光陰似箭，我已不是當年那調皮長不大的女孩了（但上班晚到還沒完全改過來）。

聊著聊著，我們又說到藥學系她教過的學生，每個她記得的人，她都會記得那個人及有趣的事情（在此恕不分享），很多她在藥學系時發生的事情，她都記得一清二楚，但是她說，不管以前多麼叱吒風雲，現在都只化成一個回憶而已。我說顧教授，回憶多是美的，您能有健康的身體來享受這些美麗的回憶，是多麼的幸福啊。她大笑！

看著她客廳她及女兒全家福照，兩個孫女活潑可愛（與白人混血兒），其中老大已結婚。顧教授是幸福的，她是個獨立堅強的女性。她對藥學系的貢獻也是不容忽視的。

終於夜深了，我起身告辭，答應以後有機會再來與她深談。顧教授堅持送我到停車場，我再次深情的與她擁抱話別。唉！真是不打不相識。走筆至此，我已累壞了，尤其是思索中文筆畫，真是難如登天。可惡的賴老頭，害我別字一堆，下次不再理您了。

阿柳 於美國加州

（民國95年2月24日。）